

浅析孙光宪词中的花间别调

蔡 凌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作为花间词中一位四川籍词人孙光宪,他的词作在《花间集》中别具一格,既不同于温庭筠的浓艳,也非韦庄的疏淡,他从内容到词风都有自己的特色,呈现出一种花间别调。本文试图从题材、审美风格两个角度浅析之。

【关键词】孙光宪;花间别调;意境开阔;风格遒劲

【中图分类号】J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1-0030-03

一

孙光宪,字孟文,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人,存世词作84首,数量在《花间集》中列温庭筠之后居第二。他的词之题材、风格区别于温、韦,内容广泛,抒情言志,呈现出遒劲刚健的艺术风格。孙词题材甚广,不仅抒情而且言志,有别于仅供娱宾遣兴的男女之情,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涉及历史、征夫、思妇、边塞、风光。可分作如下几类:

一是怀古咏史词,孙词多通过赋咏本调或登临怀古来感慨时代兴亡,揭露讽刺帝王的穷奢极欲、荒淫误国。共有六首,其中《何传》二首、《思越人》二首,寄寓怀才不遇、屈志难伸的身世之慨,汤显祖评曰:“索性咏史,感慨之下自有无限烟波。”^[1]《后庭花》二首,咏陈后主荒淫误国,借古讽今。咏史名篇《何传》以隋炀帝开掘大运河并游幸江都的历史事件为题材,表面赞其为“太平天子”实则讽其不可一世的骄奢、残酷和愚蠢。词末用“烧空”二字寓讽刺于夸张之中,李冰若评曰:“妙在‘烧空’二字一转,使上文花团锦簇,顿形消灭。”^[2]隋炀帝和陈后主是历史上著名的两位荒淫暴君,常被相提并论,《后庭花》二首便有此命意。“景阳钟动宫莺啭,露凉金殿。轻飙吹起琼花旋,玉叶如剪”,只对陈后主的宫廷生活作客观描写,实喻讽刺意味,以颂为讽,讽喻帝王荒淫误国,暗含对当朝的不满与讽谏。《思越人》二首则为咏西子情事的怀古词,“翠黛空留千载恨,教人何处相寻。”古今对照,眼前春景与历史恨情反照,感慨颇深。

总之,孙光宪的咏史词数量虽少却意义甚大,他注重叙写厚重历史,怀古伤今,境界高远。突破传统花间艳词之定式,形成花间别调——咏史词。

二是征父思妇边塞词,征人思妇本是唐诗中习见的题材,而鲜见于花间词。如《定西番》二首、《酒泉子》三首、《更漏子》、《上行杯》、《生查子》这些词作都通过对征人思妇怨愁的描写,反映了战乱给人

民带来的痛苦与不幸。孙光宪边塞,如诗歌一般尽写塞外情景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如《定西番》其一,“鸡禄山前游骑,边草白,朔天明,马蹄轻。鹊面弓离短鞞,弯来月欲成。一只鸣髯云外,晓鸿惊”化用了王维《观猎》诗句“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和“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的意境,化用典故和点化唐诗及意境入词,是孙光宪边塞词一大特点。反映深刻的社会思想——亲人离散、反对战乱的情绪,则是其边塞词另一特点所在。如《酒泉子》其一“空碛无边,万里阳关道路。马萧萧,人去去,陇云愁。香貂旧制戎衣窄,胡霜千里白。绮罗心,魂梦隔,上高楼。”不仅抒写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伤感之情,而且描绘出想象中离人远征西北的边塞生活,颇有唐人边塞诗的风貌。

由此可见,孙词中的边塞题材,直接描写边地生活、反战情绪,呈现出苍凉悲壮的特色,这不同于词为艳科的花间范式。

三是农村田园词,多描写渔民生活之南国风物。代表作有《渔歌子》《风流子》《菩萨蛮》《八拍蛮》《竹枝》,先看《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鸡犬自南自北。菰叶长,水荇开,门外春波涨绿。听织,声促,轧轧鸣梭穿屋。”江南水乡风光、清新质朴。《栩庄漫记》评曰:“《花间集》中忽有此淡朴咏田家耕织之词,诚为异彩。盖词境至此,已扩放多矣。”^[3]再如《渔歌子》其一抒写渔家疏旷情怀,“黄鹄叫,白鸥眠,谁似依家疏旷?”其二抒写渔家之自得其乐“泛流萤,明又灭,夜凉水冷东湾阔。风浩浩,笛寥寥,万顷金波澄澈。”如果说以诗描写田园风光当推陶渊明,那么孙光宪则开启了农村词的先河,启发了苏轼《浣溪沙》五首,辛弃疾《清平乐》这类农村题材的形成。《花间集》中还有孙光宪《竹枝》二首,写巴陵风物,颇有民歌之风。其二曰“乱绳千结绊人深,越罗万丈表长寻。杨柳在身垂意绪,藕花落尽见莲心。”《乐府诗集》云:“《竹枝》本出于巴渝。

收稿日期:2007-11-10

作者简介:蔡 凌(1979-),女,河南焦作人,贵州大学科技学院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4]唐人作《竹枝》多抒写旅人离思愁绪和民间儿女情思,后人所作则多歌咏风土人情。孙光宪《竹枝》二首明显带有过渡性质,而不论是田园耕织还是风土人情,其离“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的花间主旨相去甚远,可知孙词题材的多样性。

南国风物也是孙光宪农村词的描写领域,这与他蜀中人的身份不无关系。除了《竹枝》为典型风物词,还有《菩萨蛮》其五“木绵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描写了木棉、越禽、铜鼓、山歌、祈赛等富有南国特色的景物,“南国风光,跃然纸上”^[5]。《八拍蛮》“孔雀尾拖金线长,怕人飞起入丁香。越女沙头争拾翠,相呼归去背斜阳。”其中孔雀、越女,蜀地风情宛然在目。

二

由于孙词内容多为征战之苦、思古幽情、伤离恨别,突破了“闲婉之致”呈现出气骨遒劲的独特审美风格,主要体现在情感的力度、阔大的意境、精警的语言、连贯的结构等方面。

首先在情感的力度上,孙词抒情沉着痛快,呈现“结言端直”、“意气骏爽”的美学风貌。具体表现在:往往首句发力,起笔处突兀奇崛,如高山坠石,力有千钧。最能体现力度感的是《谒金门》“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起句力如龙虎,詹安泰先生评曰:“所抒发的感情,是邻于绝望的怨恨,而不是缠绵悱恻的思恋,是快要燎原的野火,而不是刚被吹皱的春池。”^[6]虽然孙词起句抑扬开合,但总体语意连贯,一气呵成,不同于其他花间词人的雕琢支离。其摹景抒情也斩钉截铁,态度鲜明,这也迥异于多数花间词人的吞吐优柔,体现了抒情的力度感,其《清平乐》(愁肠欲断)和《等闲无语》如是。在孙词中常出现表整体情态的句子“一庭疏雨湿春愁”“天涯一去无消息”“江边一望楚天长”,也经常出现表肯定、否定、分明、完结的语句“落花芳草过前期,没人知”“晚帘疏处见分明”“杨柳只知伤怨别,杏花应是损娇羞”。这些遣词用语读来直截了当,干脆爽洁,前后贯通。中国传统章法一向以含蓄蕴藉为美,而孙光宪一反常态:任性自然,果敢直言,这种明白直露的情感表达方式,促使其词风格上有别于婉约为宗的花间主调,呈现出刚健遒劲的特色。

阔大深远的意境是其劲健词风的第二点表现,为其他花间词人所未及。孙光宪在写花前月下的

男女欢爱,或是吟风弄月的伤时叹世,也显得大气爽朗,体格恢宏。如“日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春晚信沉沉,天涯何处寻”,“一方柳色楚南天,数行征雁联翩”等均能在香软靡丽之外别开境地。以温、韦为代表的许多花间词人,多表现思妇这一特定女性的生活环境和要眇迷离的意境,词境狭小。而孙光宪词之境界阔大,与温、韦的闺阁绣帷、画堂翠幕的表现领域判若两端。孙词意境宏阔原因如下:

一是,善于通过描写对象的外在状貌展示其神态特征,为作品的境界和气骨提供要素。无论是边塞风光词,还是吊古伤今词亦或轻愁浅恨词,在孙光宪笔下都气韵生动,爽爽有神。比如《生查子》“寂寞掩朱门,正是天将暮。暗澹小庭中,滴滴梧桐雨。绣工夫,牵心绪,配尽鸳鸯缕。待得没人时,佯倚论私语。”描写了薄暮下凄清的秋景:朱门深掩,小庭寂寂。主人公心绪纷然,“待得没人时,佯倚论私语”展现了开阔的词境。再如《定西番》则更是精选物象,以形写神“帝子枕前秋夜,霜幄冷,月华明,正三更。”时间与空间、触觉与听觉、现实与梦境相交织,虽着眼当下却神驰万里——“何处戍楼寒笛,梦残闻一声”蕴含了丰富的内容,“遥想汉关万里,泪纵横”加强了悲剧的社会意义,创造出宏大的境界。二是,所取物象多具自然之美,与表现的情调、氛围融会贯通,使词作清健有容,毫无错彩镂金,读来天然大度。孙光宪习用的物象均为形清神远者,如“征鸿”、“黄鹂”、“春山”、“秋水”、“疏雨”、“淡烟”之类,以此点缀,顿生清健之气。如《渔歌子》(泛流萤,明又灭)其中辽阔的东湾,浩荡的江风,惊霜的宿雁,这些远韵的自然之景,读来走云连风,颇具风力。三是,作者在词作中寄寓的感情鲜明浓郁,决不隐约迷离。孙作词态度率直,肆口而成,从不客套做作。无论是男女欢爱、相思愁苦,还是边塞风物、隐逸情怀,都情真意切。如《思帝乡》开头“如何。遣情更多”,《菩萨蛮》结尾“怎奈别离心,近来尤不禁”均直抒胸臆,拓展了词境,以致阔远。

精警的语言和浑然的结构也是孙词气骨遒劲的重要因素。其一,孙词语言上大量使用虚词,虚词的连缀便形成了浑然一体的结构。虚词不仅紧密串联前后句,而且使得词意通达流畅。如“眷方深,怜恰好。唯恐相逢少。似这一般情,肯信春光老”(《生查子》)再如“半恨半嗔回面处,和娇和泪泥人时,万般饶得为怜伊”(《浣溪沙》)。其二,孙词措辞用语,精警果决,干脆利落,如《思越人》“渚莲

枯,宫树老,长洲废苑萧条”。其三,孙光宪引诗语入词,运用壮阔的诗语如“日月”、“浩浩”、“古台”、“冠剑”、“万里遥”、“汉关万里”,使词具备了诗的豪迈壮阔,形成一种俊朗刚健的词风。如“蓼岸风多橘柚香”化用王昌龄《送魏二》中的“醉别江楼橘柚香”,其“石城依旧空江国”(《后庭花》),点化刘禹锡《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的诗句。这种语言上警拔精炼,突兀而起,壮阔诗语的特色,促使其词的结构前后照应,首尾贯通,浑然一体,如《浣溪沙》(蓼岸风多橘柚香),第二句“江边一望楚天长”在下

片便有照应“目送征鸿飞杳杳”,下片的“思随流水去茫茫”承上片的“片帆烟际闪孤光”而来,末句“兰红波碧忆潇湘”以景结情,照应全篇,余韵悠长。

总之,孙光宪作词题材广泛,怀古咏史、自然乡野、边塞思妇无不涉及。从传统花间词派的红香翠软、深密婉约的风格中浑朴脱出,更多地表现出气骨遒劲、清朗刚健的风格,开阔深远的意境,有气度、有胸襟。这种“片帆烟际闪孤光”的艺术风格,使孙词表现出一种“花间别调”的独特性,异乎“花间”之风,导乎豪放之先。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花间集.明万历玉茗堂评本,卷三.

[2][3][5]李冰若.花间集评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P167,P178,P170.

[4]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P1140.

[6]詹安泰.宋词散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P185-186.

Analysis about Unique Style of Sun Guangxian's Ci on Huajian

CAI 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etry and Languag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As a writer come from Sichuan in Huajian, Sun Guangxian's poems hav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Sun Ci is different from Wen tingyun and Weizhuang, its content and style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t shows unique style. This paper attempts from the subject matter,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of the two styles

Key words: Sun Guangxian; The unique style of Huajian; Expanded Realm; Vigorous style

(责任编辑:张俊之)